

* 序跋選錄 *

《陳垣早年文集》出版前言

陳 智 超*

本集編入的是目前收集到的，能確定為陳垣先生所作的，他發表在廣州《時事畫報》、《醫學衛生報》、《光華醫事衛生雜誌》和《震旦日報》等報刊上的文章。

這些文章絕大部分寫作並發表於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即中華民國成立以前。只有一篇發表於民國成立後的一九一三年。陳垣先生生於一八八〇年，這些都是他到北京定居並專門從事歷史學研究和教學以前發表的文章，是他青年時代的著作。所以我將本集定名為《陳垣早年文集》。

二十世紀初期，他開始投身爭取祖國獨立富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從事革命宣傳，是他當時活動的主要方式。

十九世紀中葉，數以萬計的中國勞工以自己的血汗為美國西部的開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美國政府從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卻對華工採取了排擠、限制、虐待的措施。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在中國，特別是在華工最多的廣東，掀起了以抵制美貨為主要內容的愛國運動。在這個運動的高潮中，陳垣先生參加了《時事畫報》的創建工作，並負責這份有圖有文的刊物的文字，用筆名發表了許多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及清政府的文章。

從一九〇七年開始，陳垣先生選擇了醫學作為救國救民的職業。他在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堂學習。為了抗議學校當局對中國員生的歧視，他又在一九〇九年憤而退出該校，與同志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民間自辦的西醫學校——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並轉學到光華，成為它的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又留校任教。在此期間，他寫了許多宣傳普及醫學衛生知識和有關醫學史的文章。

* 陳智超先生，陳垣先生裔孫，現任中國社科院歷史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垣早年文集》一書，已列入本所《中國文哲專刊》第三號，於1992年7月出版。

一九一一年，他在光華任教的同時，又主編《震旦日報》。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他當選為衆議員，離開廣州到北京就職，從此在北京定居。後來他也離開了醫學，專門從事歷史學的研究和教學。

四十多年過去了，陳垣先生從青年、中年而進入老年，但他仍時時懷念過去這一段戰鬥的經歷，珍惜他的這些「少作」。

一九五六年，他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借到該館所藏的幾十冊《時事畫報》，並指出其中十九篇他用筆名發表的文章，讓人錄出。後來他又讓人抄錄了他在《醫學衛生報》上發表的五十四篇文章。他還曾多方尋找《震旦日報》，可惜未能如願。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在答廣東中山圖書館參考研究部的信中，深情地回憶了《時事畫報》的情況。

一九七一年陳垣先生以九十一歲高齡病逝於北京。當時正是「文革」期間，後事處理得相當匆促。我檢查他的遺稿，雖然《醫學衛生報》的錄文保存下來了，而《時事畫報》的十九篇文章，只剩下〈釋奴才〉一篇的照片，以及一份目錄。

當我閱讀這些文章時，深為它們的鮮明的戰鬥性所激動，所吸引，決心追蹤他的過去。

從一九八一年開始，我幾度在廣東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查閱他們收藏的《時事畫報》、《醫學衛生報》和《光華醫事衛生雜誌》。後兩種基本可以配齊，而《時事畫報》則相差甚多。我從這三家圖書館所藏三種雜誌中共錄下陳垣先生早年論文九十五篇，連前共一五〇篇。陳垣先生生前沒有找到的《震旦日報》，我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二十五期。在這份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幾乎全署筆名，因此今天已很難確定哪些是陳垣先生寫的文章。現在有把握的是以「大我」為筆名發表的十四篇。

一九一〇年東北發生鼠疫。疫情控制後，次年春天在奉天（瀋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陳垣先生對第一次由我國主辦的這次國際學術會議十分重視。會議閉幕不到一個月，他就編成《東三省防疫方略》及《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兩書。後者現存單行本。

以上就是本集的主要內容。按性質來說，這些文章可分兩大類。即發表在《時事畫報》和《震旦日報》上的政論和發表在《醫學衛生報》和《光華醫事衛生雜誌》上的醫學論文。

正如陳垣先生一九五九年答中山圖書館參考研究部信中所說的，《時事畫報》

「文字多傾向民族主義。當時在內地講民族主義，不如在港澳放言之便，故廣州《時事畫報》係在內地發行的唯一革命報」。在清政府的專制統治下，要公開發表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反對清政府民族壓迫政策的文章，必須講究策略，採取一些特殊的手法。

他當時所以能夠在《時事畫報》上發表大量富有戰鬥性，很強說服力的政論，主要採用三種方法：第一，充分利用清朝皇帝的「上諭」。陳垣先生在青年時代，利用他當時能看到的《東華錄》、《十朝聖訓》等書，將上面收錄的清歷朝皇帝的上諭，分門別類剪貼在本子上，名之為《柱下備忘錄》。這幾冊《柱下備忘錄》他一直保存在身邊。我們從他所擬的分類目錄，如〈暴虐漢人之確供〉、〈漢人欲為奴才不可得〉、〈陰行離間漢人之術〉等等，可見他當時的思想。他在政論中大量引用上諭，利用上諭中透露出來的清政府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事實，利用上諭中的前後矛盾，進行革命宣傳，清地方官吏也無可奈何。第二，他大量利用歷史，以古喻今。在他的論文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講史的，特別是講元史。為什麼多取材於元史？他在〈元世廣東亂民志〉一文中以自問自答的形式道出了這個秘密：「亂民何足志？鑑於時事而志也。胡獨志乎蒙元？蒙元以外族入主中國，與國朝同也。」這就是說，元朝與清朝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都是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統治中原地區。他寫的是元朝，實際指的是清朝。第三，他用了許多「反言」。在《書水滸傳》一文中，他別有深意地說：「後世能讀《水滸》者，莫若金聖嘆。而金聖嘆之批評，亦不易讀。蓋其屬詞命意，有大相反者，不可於字句求也。聖嘆謂施耐庵之作《水滸》，不同於史遷，史遷有感憤，而耐庵無感憤。此聖嘆之反言也。」在陳垣先生當時所寫的政論中，也有不少「反言」，只要細心閱讀，不難看出他的真意。

他當時的醫學論文，又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普及衛生知識，宣傳當時最新的醫學成就，反對愚昧迷信的習俗。另一類是關於醫學史的文章。

雖然經過多年多方努力，我現在收集到的還只是陳垣先生早年著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這是因為，第一，《時事畫報》和《震旦日報》有相當部分至今沒有找到。第二，即使是我所看到的這些報刊，由於文章發表時用的是筆名或未署名，有些不能確定作者是否就是陳垣先生，只好存疑不收。例如《時事畫報》創刊號以下各期，現在還可看到。陳垣先生當年負責報中文字，這時肯定有文章發表。但因為不知道他這時用的筆名，又沒有找到有力的旁證，不能確定哪些是他所寫。又如《醫學衛生報》有些「醫事批評」沒有署名，雖然懷疑是陳垣先生所作，也未

收入本文集內。

但無論如何，現在收入本集的一六五篇文章，約二十萬字，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在經過八十多年以後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我認為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有重要的意義。

一、它有助於更好地了解、學習和研究陳垣先生

陳垣先生是國內外公認的史學大師，他身後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認真學習、繼承。這主要是他的史學著作、教學經驗和崇高的愛國思想。對於作為一名史學家的陳垣先生，國內外學術界已有不少評價。但要進一步深入地研究他，他的早年著作是必不可少的資料。

比如說，他早年參加過科舉考試，以後從事教育和進行革命宣傳活動，以後又學醫從醫，以後又從政，曾經擔任過教育次長，他後來怎麼會走上史學道路的？這個重要問題，我沒有見過他本人的說明，在他的史學著作中也找不到答案。但從他的早期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從小酷愛歷史，青年時代就已博覽羣書，有豐富的史學知識。特別是他在鬥爭實踐中，痛感中國人民缺乏歷史觀念，痛感「滅人國者必先滅人之史」（龔自珍語），這應是他從事史學的重要動因。

又比如，陳垣先生因其熱愛祖國，不斷追求進步而受到人們的崇敬。抗日戰爭時期，他身處淪陷區的北平，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但拒絕敵人的威脅利誘，還通過他的著作和教學，鼓舞人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同侵略者作鬥爭。為什麼能做到這點？他的早年著作也給了我們許多啓示。他青年時期就以救國為己任，冒着生命危險，宣傳革命道理。而且他深刻認識到，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人類總是不斷進步的。他勇於堅持真理，也勇於修正錯誤。他一生熱愛祖國，不斷前進，是他青年時代立志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二、它有助於更好地研究中國醫學史

陳垣先生在我國醫學史上的貢獻，為他在歷史學的盛名所掩蓋，過去很少有人注意。

我閱讀他的醫學論文，與同時或稍後的醫學著作比較，並請教過一些從事醫學史研究的專家，深感有必要對他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作一正確評價，認真繼承他在這方面給後人留下的遺產。

他是現代醫學知識的積極傳播者。由於他富有歷史觀念，能夠把握住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醫學成就，所以能及時介紹有關鍵意義的醫學知識。我國為紀念德國著名細菌學家科赫（Robert Koch），曾於一九八二年專門發行了紀念郵票。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早在科赫逝世的當年（一九一〇）年，他就撰寫了〈古弗先生〉及〈古弗先生之業績〉兩文，系統介紹了這位德國醫學權威的生平及成就。

他也是近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青年時代學醫、從醫、教醫，對許多醫生只從事臨床治療而不事著作，深感遺憾。他慨嘆道：「國家不任提倡，士夫視為末技，求一有志撰述，研精專門，致力於國家醫學者，殆不多觀」。（《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序）他有志於做一名「著述醫」，要能對醫學上的問題作理論上的總結和歷史的分析。醫學史在他的醫學論文中佔有很大分量。他的醫學史著作，不局限於醫學的範圍，而能從歷史的高度總結前人的經驗，激勵人們前進。例如在〈王勳臣像題詞〉一文中，他極力讚揚王清任「局處於數千年學說之下，而能為是反古之言」。在〈中國解剖學史料〉一文中，他寫道：「他人方日事探險，日闢新島，而我則日蹙百里，乃誇大其祖若宗開國之雄烈以自慰，抑亦可謂大愚也已。吾今即述其祖若宗開國之雄烈，黃帝子孫，有能來言恢復乎，吾將執大刀劈斧從其後。」

三、它也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提供了一份寶貴資料

鴉片戰爭以後，我國一批又一批先進的人物曾經不屈不撓地奮鬥，尋找拯救祖國的真理。青年時代的陳垣，可以毫無疑問地歸入這些先進人物的行列中。

二十世紀初期，這些先進人物主要是向西方尋找真理，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從陳垣先生的早年著作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到法國啓蒙思想家的著作以及進化論對他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各個人出身、經歷等的不同，又顯出各自的特色。陳垣先生由於對歷史有濃厚興趣及豐富知識，特別善於從祖國歷史中吸取經驗，從前民主性的精華中汲取營養。

這種共性與個性的結合，織成了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圖。《陳垣早年文集》的出

版，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鮮的資料。

前面已經說過，陳垣先生生前非常珍惜、懷念他的早期著作。本集的出版，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的遺願。

在收集陳垣先生早年著作的過程中，我得到了現居香港的堂叔珍幹先生，以及中山大學歷史系曾瓊碧、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趙璞珊、北京大學圖書館孫蘭風諸位先生的幫助。謹此致謝。至於在編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當然應由我負責。切望讀者指正。

陳智超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陳垣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紀念日